



# 湖北戏曲丛书

第十一辑

36.637

11

|      |      |
|------|------|
| 叛马记  | 三哭殿  |
| 百花亭  | 天鹅岭  |
| 乔府求计 | 讨州战蒲 |
| 盘河桥  | 打张堂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辑载有《贩马记》、《百花亭》、《乔府求计》、《讨州战荡》、《磐河桥》、《三哭殿》、《天鹅岭》、《打张堂》八个汉剧传统剧目。每个剧本前面都附有必要的剧情介绍。

《贩马记》、《百花亭》是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陈伯华和已故著名汉剧演员李四立等人的演出本。《乔府求计》是已故负有盛名的汉剧表演艺术家余洪元的演出本。《磐河桥》是已故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吴天保的整理演出本。《天鹅岭》是汉剧名演员李罗克的整理本。这些剧目经过这些名家不断演出，不断整理，不断创造，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湖北戏曲丛书

第十一辑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潜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94,6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统一书号：10107·329 定价：0.37元

## 目 录

|               |                                           |       |
|---------------|-------------------------------------------|-------|
| 贩马记(汉剧).....  | 李四立、陈伯华、黄新保演出本                            | (1)   |
| 百花亭(汉剧).....  | 陈伯华、王晓楼、邱海清整理                             | (37)  |
| 乔府求计(汉剧)..... | 余 洪 元 演 出 本 <sup>①</sup><br>武汉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校订 | (44)  |
| 讨州战荡(汉剧)..... | 原武汉市戏协汉剧分会整理<br>武汉市戏曲改进委员会修订              | (54)  |
| 磐河桥(汉剧).....  | 吴 天 保 整 理<br>武汉市文化局戏曲研究室修订                | (73)  |
| 三哭殿(汉剧).....  | 新艳云、幼岁红、李金言述录<br>武汉市戏曲改进委员会整理             | (99)  |
| 天鹅岭(汉剧).....  | 李罗克整理                                     | (112) |
| 打张堂(汉剧).....  | 湖北省汉剧团整理<br>刘 小 中 执 笔                     | (121) |

---

① 余洪元(1873——1931)是已故素负盛名的汉剧表演艺术家。这是他流传下来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演出本。

# 贩马记

(汉剧)

李四立、陈伯华、黄新保演出本

**剧情：**《贩马记》又名《奇双会》，包括《哭监》、《写状》、《三拉》三折。

全剧是写襄城马贩李奇外出，后妻杨氏在家与田监生私通，将前妻之子宝童与女桂枝逐赶在外。宝童为人救走，桂枝则为刘客商收作义女，并许婚同样遭受后母虐待之赵宠。李奇贩马归来，不见子女，盘诘杨氏，杨氏诬言病死，拷问丫环，丫环畏罪自缢。杨氏与田监生共谋，诬告李奇逼奸丫环致死，贿赂襄城县丞，将李判成死罪。后来赵宠中试，出任襄城县令，下乡查旱未归，桂枝夜闻哭声，经过查问，始知己父被冤。俟赵宠归，哭诉真情，向赵求助。赵以前任县丞判决，不敢私自改判，乃代桂枝写状，嘱其女扮男装，向新任巡案诉冤。新任巡案恰为其弟宝童。宝童认出桂枝，拉入后堂，并为李奇平反冤狱，一家欢庆团聚。

**人物：**赵宠(七小)、李桂枝(八贴)、李奇(一末)、李宝童(七小)、胡老爷、门子、丫环、院子、禁子、四青袍、四红龙套、四告状百姓。

## 第 一 场

〔禁子上。〕

禁 子：（念）虎头牢内逃生少，  
枉死城中冤鬼多。

我乃褒城县的禁子。只因我监中收着一名老囚犯，名叫李奇，他来了一月有余，灯油稿铺钱分文俱无。我不免将他叫了出来，把几个钱老爹使用。李奇走动！

李 奇：（内）苦哇！

〔李奇上。〕

李 奇：（唱二黄摇板）  
身坐监中心不定，  
一声呼唤胆颤惊。

禁大哥！叫我为了何事？

禁 子：你来到监中一月有余，灯油稿铺钱分文俱无。今日将你叫了出来，或是银子或是钱，把几个老爹们使用咧！

李 奇：老囚犯遭此不白冤枉，哪有银钱与禁大哥使用？禁大哥行个方便！

禁 子：有是无有？

李 奇：本来无有。

禁 子：把你好有一比。

李 奇：好比何来？

禁 子：染匠下河坡，给你个大摆布呃！（唱二黄摇板）

将你打在押床上。（强拉李奇上押床施刑介。扎下句：到底有钱无有钱）

老爹们肚中饥饿，肚子吃饱了再与你算账。(下)

〔起初更。

李 奇：苦哇！（唱二黄摇板）

听谯楼打罢初更鼓，

想起了前妻痛伤心。

〔起二更。

李 奇：（唱）老李奇命运苦，

幼年丧父母，中年丧妻，

老来不见我一双儿女。

这是我的三不幸。（哭滚板）

哭哭一声男宝童，

叫叫一声女桂枝。

为父在监苦受尽，

姐弟何时来救父亲！（哭头）

男宝童，女桂枝，我的儿呀——

〔起三更。丫环、李桂枝上。

李桂枝：（唱二黄摇板）

谯楼上打三更夜阑人静，

是何方传来了阵阵悲声？

奴乃李桂枝。正在上房打睡，忽被哭声惊醒，不知何人  
在那厢叫苦？听这哭声，甚是凄惨，难道说衙中有人遭  
下什么冤屈之事？丫环！你去向院公问个明白。

丫 环：是。院公走上！

〔院子上。

院 子：丫环姐何事？

丫 环：夫人在上房睡眠，不知何人啼哭，把她惊醒，命你

前去问来。

院子：是。请问师爷？

〔师爷内白：何事？

院子：你们前厅可曾有人啼哭？

〔师爷内白：我们这里都在忙赶公事，无人啼哭。

院子：啊！前厅无人啼哭，待我再往南牢问过。禁子走来！

〔禁子上。

禁子：禁子禁子，生坏性子，是我的舅子，也问他要银子。

啊！是大叔到此，有何贵干？

院子：何人在此啼哭？

禁子：呃、呃……没有人啼哭。

院子：夫人听见了。

禁子：（掩饰地）哪里哪里！只因监中有一名老囚犯，被胡老爷责打四十大板，棒疮疼痛，故而啼哭。

院子：站到，我回禀夫人。丫环姐！南牢有一名老囚犯，被胡老爷责打四十大板，棒疮疼痛，故而啼哭。

丫环：启禀夫人：乃是南牢有一名老囚犯，被胡老爷责打四十大板，棒疮疼痛，故而啼哭。

李桂枝：南牢离上房多远？

丫环：数箭之地。

李桂枝：稍待！南牢离上房数箭之地，老囚犯的哭声是怎样听得见？嗯！（思索介）听他哭得这样凄惨，其中必有冤情。丫环！传话下去：将老囚犯带到后堂，夫人要问话。

丫环：老爷不在衙中，要是囚犯逃走，何人担待？

李桂枝：有夫人担待。

丫 环：是。家院！夫人吩咐将老囚犯带到后堂问话。

院 子：倘若犯人逃走，何人担待？

丫 环：有夫人担待。

院 子：是。禁子！夫人吩咐将老囚犯带到后堂问话。

禁 子：啊！倘若犯人逃走了，何人担待？

院 子：有夫人担待。带出来！

〔禁子为李奇松夹板，被院子瞧见。禁子吓介。〕

院 子：少时见了夫人，你要打点！

禁 子：……

院 子：把监门锁着。走！

〔禁子带李奇出监，圆场见李桂枝。〕

李 奇：夫人在上，犯人叩头。（艰难的跪倒介）

李桂枝：（心有不忍）丫环！赐他一个矮座。

李 奇：谢过夫人的座位。（坐介）

李桂枝：你等暂时退下！

院 子：禁子！你在监门等候。

禁 子：是。

〔禁子正下，院子反下。〕

李桂枝：这一老囚犯！你深夜啼哭，想是有什么冤情，可对我讲来？等老爷回衙，也好开脱与你。

李 奇：夫人容禀！

李桂枝：不要悲泪，慢慢讲。

李 奇：（唱二流）

祖住在汉中府褒城县境，

灵佑岭码头街有我家门。

李桂枝：你姓甚名谁？

李 奇：（唱二流）

老囚犯名字叫李奇。

李桂枝：（背介）稍待！我的爹爹名叫李奇，这个囚犯缘何也叫李奇？啊，是了。世间之上同名同姓者甚多，偶尔相合，也是有之。你家中还有何人？

李 奇：（行腔）唉……（接唱）

前妻王氏早归阴。

李桂枝：可有儿女？

李 奇：（唱二流）

所生一男并一女。

李桂枝：名叫什么？

李 奇：（接唱）

男宝童女桂枝两个娇生。

李桂枝：前妻可在人世？

李 奇：（唱二流）

我家中无有人照看儿女，

因此上我复娶杨氏贱人。

李桂枝：你那一双儿女可在你的膝下？

李 奇：（唱二流）

杨氏贱人心肠狠，

一双儿女赶出门。

李桂枝：你做何生意？

李 奇：（唱二流）

老囚犯贩马到外郡，

归家不见二娇生。

问杨氏她讲道伤寒毙命，

问春花破指风儿命归阴。

李桂枝：她二人的口气不对，难道就罢了不成？

李 奇：（唱二流）

我也曾拷春花严加责讯，  
小丫头自缢死命赴幽冥。  
恨杨氏她和那田旺私姘，  
到公衙诬告我老起少心。  
胡老爷受赃银五刑用尽，  
禁大哥索钱财拷打不停。  
这叫我年迈人怎能受忍，  
怎能受——忍！（哭头）

我的夫人哪……（接唱）

若能够明冤情感戴重生。

李桂枝：（唱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才知情，  
受苦的原是老严亲。  
本当向前将他认——

不可！（接唱）

王法律条不徇情，  
左思右想无计定，  
老爷回衙说分明。

丫环！取十两银子付与那禁子，叫他早晚买些汤水调养老囚犯的身体，将他的棒疮医好。再不许私自动刑拷打；若再私自动刑拷打，等老爷回来，管教他吃罪不起！

丫 环：是，院哥走来！

〔院子上。

丫 环：夫人吩咐取十两银子付与那禁子，叫他早晚买些汤水调养老囚犯的身体，将他的棒疮治好。再不许私自动刑拷打；若再私自动刑拷打，等老爷归来，对老爷一讲，管教他吃罪不起！

院 子：是。禁子！

〔禁子上。

院 子：夫人吩咐，给你银子十两，叫你早晚买些汤水调养老囚犯的身体，将他的棒疮医好。再不许私自动刑拷打；若再私自动刑拷打，等老爷回来，对老爷一讲，管教你吃罪不起！

禁 子：是。李奇呀！夫人见你哭得凄惨，吩咐给十两银子，叫我早晚买些汤水调治你的身体，将你棒疮医好。再不要哭了。

李 奇：多谢夫人！

李桂枝：不要谢了。将他带回监去。

〔禁子、李奇下。院子反下。李桂枝望介。

李桂枝：唉！（唱）

一见爹爹南牢转，

桂枝心中似箭穿。

咫尺天涯路千万。

爹爹呀！（接唱）

不知何日庆团圆？

〔丫环扶李桂枝悲叹下。

## 第 二 场

〔赵宠上。〕

赵 宠：（引）身受皇恩，  
与黎民判断冤情。（诗）  
秦镜当堂照，  
明可察秋毫。  
犯了肖何律，  
王法不恕饶。

下官、赵宠。叨蒙圣恩，实授襄城县正印。奉令下乡查旱，人役报道：有一位按院大人在襄城县下马。不免回衙预备公馆，迎接大人。人役走上！

〔四青袍两边上。〕

青 袍：见过老爷！

赵 宠：站过！顺轿回衙。

〔圆场，起吹，挖门，进衙。院子上，接赵宠下更衣上。赵宠示意人役暂退。〕

院 子：两厢退下！

〔四青袍下。〕

赵 宠：家院！

院 子：有。

赵 宠：请夫人出堂！

院 子：是。有请夫人出堂！（下）

〔李桂枝上。〕

李桂枝：（念）父在南牢苦受尽，

何日伸冤救天伦！

赵 宠：夫人！下官回来了。

李桂枝：老爷你回来了么，请坐！

赵 宠：夫人请坐！

李桂枝：（哭）罢了哇！

赵 宠：啊！下官回得衙来，夫人为何见面就哭？

李桂枝：妾身啼哭，乃是为的二老爹娘呀！

赵 宠：着哇！常言道得有：人无父母，身从何处来。夫人不用悲泪，改日下官差人役到你原郡家乡，将岳父、岳母接到任所，同享荣华，共受富贵。

李桂枝：有劳老爷！请问老爷你在何处为官？

赵 宠：啊！听夫人之言，今天敢莫是带酒么？

李桂枝：不曾。

赵 宠：你入魔？

李桂枝：益发的不曾。

赵 宠：好哇！你一不带酒，二不入魔，下官我实授褒城县的正印，难道说夫人你还不知道么？

李桂枝：既是褒城县的正印，分明是在妾身家乡为官。

赵 宠：夫人！（笑）哈、哈……想必是你有贵恙在身，命院子去往大街，速请名医进衙，好与夫人疗疾疗疾。

李桂枝：妾身并未得病。

赵 宠：你到底为了何事呀？

李桂枝：老爷哪里知道！昨晚妾身在上房睡眠，耳听南牢有啼哭的声音。

赵 宠：夫人此言差矣！我想南牢离上房有数箭之地，纵然有人在那厢啼哭，你在上房是怎样听得见哪？

李桂枝：有道是：人有冤枉事，哭声渐渐高。

赵 宠：好一个渐渐高。到后来呢？

李桂枝：到后来么……

赵 宠：便怎样？

李桂枝：妾身我犯了老爷的法。

赵 宠：(笑)哈、哈、哈！下官我纵然有法，夫人你还会去犯么？

李桂枝：妾身听得哭声甚惨，叫丫环传院子去查问，乃是南牢之中一名老囚犯啼哭。妾身怕他有什么冤屈之情，因此命他们将那老囚犯带到后堂，妾身我问过他的话来。

赵 宠：你还问过他的话来？

李桂枝：是呀！我还问过他的话来。

赵 宠：嗯！下官我上得任来，钱粮不曾查库，囚犯未曾点名，倘若是走了囚犯一、二名，我的乌纱岂不断送你手？你真乃大胆！放肆！哎呀呀，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李桂枝：(哭介)爹爹呀！（唱二黄摇板）

回衙来你不问详细，  
恶言恶语伤你妻。  
我父蒙冤受刑罪，  
你七品郎官也无益。

赵 宠：呀！（唱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问底细，  
她为父亲泪悲啼。  
平反冤狱是正理，  
我七品郎官怎无益！

稍待！我下乡查旱回来，与夫人闲谈，反惹起她的愁肠

来了。是呀！不免向前劝劝夫人。（笑介）哈哈！夫人不用悲泪，随下官来呀、来呀！（浪丝弦，做动作，唱四平调）

我二人少年的夫妻多恩义。（浪丝弦，小舞蹈）

夫人！适才是下官的不是，语言得罪了夫人。也罢！下官与你作揖。

〔李桂枝还礼，发现赵宠并未作揖，嗔怪赵宠作耍，变脸走开。

赵 宠：哈哈！夫人！下官与你赔礼。

〔李桂枝哭介，掉脸走开。

赵 宠：哎！她哭往那厢去了。夫人！是下官的不是，与你作揖。喂，与你赔礼呀！

〔李桂枝拂袖走开。

赵 宠：夫人你来啊！（接唱四平调）

有什么委屈事说与下官得知。

夫人！你有什么委屈之事，说将出来，下官与你作主。

李桂枝：哪哪哪个！有什么委屈说将出来，老爷与我作得主？

赵 宠：（摹仿李桂枝语调）老爷我与你作得主。

〔李桂枝变脸介。

赵 宠：啊！夫人请坐。

李桂枝：老爷请坐。

赵 宠：夫人！你有什么委屈，对下官讲来。

李桂枝：老爷听了！（浪丝弦）

赵 宠：天气炎热，下官与夫人掌扇。

李桂枝：不用。

赵 宠：啊！扇重。

李桂枝：哎哟！我说的是不用。

赵 宠：夫人说的不用，你就慢慢的讲。

李桂枝：（唱四平调）

祖住在汉中府褒城县境，

灵佑岭码头街有我家门。

赵 宠：夫人慢讲！下官在乡下查旱，行走过小小街道，叫什么岭……

李桂枝：敢莫是灵佑岭码头街？

赵 宠：不错，正是灵佑岭码头街。你敢莫是那厢的人氏？

李桂枝：妾身正是那厢的人氏。

赵 宠：哎呀呀！如此说来，你是下官当管的子民。

李桂枝：乃是女民

赵 宠：哎！乃是子民。

李桂枝：乃是女民，乃是女民。

赵 宠：哎呀！夫人哪！女民、子民不是一样吗？

李桂枝：啊，是一样呀！

赵 宠：令尊大人？

李桂枝：我那爹爹呀！

赵 宠：夫人不用悲泪，坐下慢慢讲。

李桂枝：爹爹呀！（唱四平调）

老爹爹名字叫李奇。

赵 宠：夫人慢讲！我家岳父大人乃是姓刘，怎么姓起李来了哇？

李桂枝：老爷！妾身我本姓李。

赵 宠：那姓刘的呢？

李桂枝：乃是我的义父。

赵 宠：啊！是你的义父。令堂老安人？

李桂枝：我亡故的亲娘呀！

赵 宠：夫人！你慢慢的讲。

李桂枝：（接唱四平调）

母亲王氏早年丧身。

赵 宠：岳父大人可曾续弦无有？

李桂枝：（唱四平调）

续弦晚母杨氏女，

她与那田旺……

哎、哎、哎有……

赵 宠：夫人！有些什么？

李桂枝：老爷！我说的是有、是有……

赵 宠：哎呀！有什么？夫人你要讲呀！

李桂枝：呀！（唱二黄摇板）

一句话儿要出唇，

羞羞答答难为情。

无奈何只得实言禀。

老爷呀！

赵 宠：夫人！

李桂枝：（接唱）

她与那田旺……

赵 宠：便怎样呀？

李桂枝：（接唱）

有……

赵 宠：有什么呀？夫人！

李桂枝：（接唱）